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一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策題

兩浙公試

問天生茂才以資世用不徒擷英摛藻引聲華自多爾也古杭山川秀麗井邑浩穰故人性多敏慧所謂東南之寶雖盡蓋自古侈之矣歷覩載籍有年十三作鷗鳥水磑二賦與二陸齊名者有年十七舉進士稱爲李白才者有六歲作黃雀賦於含

後聽人誦書無遺忘者有十歲作雪賦以文知名
著爲大隱集者有年十五徧覽文史及儀禮故事
者有年十四鄉貢辟雍卒廷試第一者是其天資
俊逸均爲古今所奇然槩其素履或清談諧俗或
歷仕梁陳或刻時爲文以自矜或上書獻文以自
售其視勵志孝行召爲大學博士不就與夫直言
對策論及兩宮閹寺無所顧避者何其降才同而
所就若是其相懸耶如曰才之所産未必盡爲世
用則天之所以付比奇逸者爲虛矣豈化理之樞

固如是哉諸生幼有俊才能文章其於前脩得失嘗繫之於心矣願試陳之以觀平日所以自待何如也

聞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而異端為害莫甚於佛老以其亂性也故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然古之以闢佛老名者曰韓愈氏曰歐陽脩氏韓以性有三品歐以性非所先是不知性之本矣而斥佛老若是其嚴程子言性與孟子尤爲密謝顯道游定夫楊中立親及程子之門其聞性似非韓歐所及

後乃皆入於禪豈吾儒異端之辯固不繫於性者哉夫佛老入人因其高明其曰佛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也雖陳子亦嘗言之不知原道本論所著果足以深折其非歟茲欲辯似是之非以求聖賢之道是所望於二三子者

問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而況舉業之文離真眩實尤不可程者乎閩慶元有王應麟者當廷試策士讀文山卷有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之稱敢爲得士賀今文山之策固在也不知何所見而知之

如以文焉則今之專舉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雖應麟亦嘗言之矣將精神意氣有得於言詞之外歟及蹟應麟立朝輪對剴切邊事與夫彗星春雪等疏其受忤相之罪至封駁不行浩然東歸非素抱忠肝者歟諸生以節義自礪豈無文山其人愧予無應麟之卓識而欲得忠肝之士於言詞之外必何如而後可

問聖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取士以經義凡以求道也然而買

櫝還珠之弊人多蹈之烏在其爲明經者耶自孔
氏沒正經明道莫過於孟子而宋儒又各有所見
謂其善用易者有之謂其能知詩者有之謂其知
春秋者有之而長於詩書又不論也其所以能知
而善用者豈無得於行事之實而云然乎自今觀
之執不見諸侯之義所在分庭抗禮與夫禮樂之
實之論盖觀其深矣不謂其充長也耶茲欲由經
求道知孟子所以希聖人與諸儒所以知孟子而
吾之所以未得者其要安在願攄所藴以對

問伊川有言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信用之理嘗考漢兼賢良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後世科目則自求舉爾必如伊川之言則豪傑之才將何以自効耶及觀遺書所載謝湜自蜀之京將試教官則以試裨戒之門人居大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則曰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夫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必何脩而可以免此若云以命處義在已固可爲親奈何諸生試以居素所實見者告之毋徒

勦說爲也

問君子論天下之事與天下之人蓋亦難矣然亦顧其時勢與事體何如耳昔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仁宗可之乃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謂已初不聞不肯書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多咎正獻之失不知正獻在當時所處必如何爲得體歟嘗跡正獻在西府時仁宗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

中書事亦未以訪至百日而罷可得聞其故歟夫
尚論古人亦儒者格致之一端而況權量事宜不
失輕重非所得之深能如是乎請究言之用觀他
日所以處天下事者
問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則血氣
之不足恃甚矣然血氣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
而宋儒乃謂學問充已則轉血氣爲理義矣其信
然耶抑以一言之召試中選非真空疎者矣因
平章責之而益切感激賛畫裨密非不讀論語矣

困處去勉之而益加潛玩甚或自幼登上第急仕就學竟不露圭角十五歲科舉慨然求道更不為詞說是皆德性天植若非問學所能成者不然在門牆幾年服良藥不退與共聞見日新服烏頭而患生者豈其未嘗學問者耶是病根必有所在使諸生子細檢點得來則知所以用良藥矣願相與省戒之

問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棄自科目之制興以

文取士文人學士操觚染翰專務章句以媚人求其務悅性情不悖於道者鮮矣矧其飾章繪句如唐儒所謂大好則大慙小好則小慙宋儒所謂以一日之長易終身之富貴其弊豈能頓革者耶借曰豪傑之士不爲習所奪然欲建功立業垂之天地非此不能進若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此伊川所以有玩物喪志之喻茲欲以文出仕不害於道其可無徵哉諸士子抱藝而來行有用世之責矣盍各言

爾志

問近思錄一書在學者最爲切要然學亦多端矣而以近思名者是果何所取義哉自六經四子炳炳垂世人亦飲聞而心鉥之矣乃復取周程張之言萃爲是錄豈六經四子猶未切於日用必是錄而始備歟說者謂循是而進自卑及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然槩其全卷首之以求端而求端者何先次之以用力而用力者何由自是而處己而治人與夫辯異端觀聖賢必以何者爲要

竊此書爲初學階梯不知作聖之功又别有其道否耶願詳以告我

問伊川有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夫二子言行見於論孟若顏之求道於高堅前後見卓爾有立於前雖冉閔諸賢未足語此而學者豈可以易學孟子以集義養氣且欲擴充四端與夫博學詳說以反約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勿能奪之訓與顏子若同一轍而曰學之無可依據何歟及觀伊川他

日論讀書謂學者先讀論語孟子窮理得論孟爲有要約處豈讀其書而不師其人乎且孟子不見諸侯壁立萬仞而或者以伊川方之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伊川則嚴毅氣象微覺有迹焉在其爲學顔也哉吳伊川大儒其言必有攸當試以平日究心者告我庶知所以學顔孟矣

問中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今考論語曰中庸之爲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思隱括添一能字其意果何所指及觀中庸全書效內云能與不能不一而足既曰夫婦可與能矣而又曰中庸不可能也既曰聖人有所不能矣而又曰唯聖者能之何其錯午不一也抑能與不能果存乎其人者耶且能之則爲君子中庸不能則爲小人反中庸然則欲能此中庸將以何者爲極致歟諸生講誦之暇必體驗實踐不徒曰天下中庸已也顧根極其蘊奥毋忽

問士君子涉世自處識見欲遠而定力尤難嘗觀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欲引公自助特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公辭以循寫而未發何也及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朝廷起遷人石悈知州事悈至大陳獄具取索尊堯副本既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橈寧無所恃而然歟或謂公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先自時宰錄副本于省中與夫

正復毋后當先辯明誣罔而崇寧之舉卒如公料乃不免何鄧輩之欺詐將樹於謀身者耶諸生景慕忠肅必退自省察校量以求進益幸論其世以覲尚友之志

問誠意者自脩之首自欺誠之反也然聖經既曰知至矣知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或謂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豈所謂知者猶有所未至必毋自欺方爲知之至歟刻傳著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將所謂自知者不即此

而在耶宋末有臨海戴亨者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其論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是又自隱微之中而是非善惡皆不逃乎此心之靈者言之其於先儒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之論果無相悖否耶先輩既以此爲第一義而敎人諸生必習其肯綮試析衷其說以對

問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嘗稽程氏遺書謝顯道記聞誇博舉史書

成篇不遺一字明道乃以玩物喪志病之至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豈明道所行與所言若相戾耶後君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顯道亦以服烏頭戒之其果有所得而爲是言歟且誦詩讀書亦學者所不可廢今以聞見該傳爲戒則孔子所謂多聞多見者非歟顯道僑寓黄嵒嚴崇祀不衰諸士子仰止之餘豈無的然有得於心者其爲我言之

問中庸致曲一章明自明而誠之意曲能有誠以

至形著明動變化皆言其效驗昔顏子克己復禮
而天下歸仁孟子擴充四端而四海可保先儒乃
謂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其所謂未變未化者豈無所指歟抑於致曲者未
能致乎其極耶幸詳究顏孟之造詣以驗所學
問君子自脩莫重乎其始進即有求焉又患其意
之不誠故寧安覆其素而已吳興爲南國之奧以
文章取功名者蟬聯史冊而恬退高尚者豈少也
彼委棄諫議而隱跡陂門不赴翰林而遨遊苕霅

是其忠孝天植有非勢位所能奪者至焉將易書而州辟不就傳通經史而屢徵不起其求之亦云誠矣何冷然不淄其心一至此耶今後數子而生者聞之莫不興慕然功名之心日戰於中不能安履其素嘗求之者或非其道歟惟直言無忌使執事者知所以風焉可也

問程子有言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夫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皆學者所當著力況聖賢言語千頭萬緒參錯不齊將據何者

而著力又孰從而知其得力處耶且程子於門人閉門養心者既謂思慮不可息矣而扶溝請問又教之靜坐每日三檢點既病其不用功矣至群居終日嗒然不語又有吾道南矣之稱然則其所以著力與得力處者果安在歟今之學者爲當責所奪著力以求得之不特如程子所云三弊已也諸生誦其言能無惕然省改知所以著力矣乎知所以著力則必有得力處執事者願有聞也

問程正叔有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

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才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覔官豈嘗有意爲已之學故人物凡下以此然旁稽史籍少年任事非一族矣有年二十餘召爲博士者有年二十四拜爲司徒者有年二十四將爲中郎者有年二十八起爲軍師者有年二十九任爲司馬者有年三十稱爲内相者意數子材本夙成有不待於問學歟抑不知當時何所見而用之及用之而輒效歟由正叔之論則後生多躁進而英特之士如數

賢者似又不可以年拘此固諸子求端於下帷深
切期待者也其發抒而盡言之蓋不特占子之用
世而已
問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蓋
德莫備於此矣自尚父聞黄帝丹書敬義之訓俾
武王爲三日之齋端冕以迎東面以授豈武王於
父兄之間未聞其說必待尚父啓之耶孔子既得
統於武周開示來學則敬義二者似不可缺一然
顔曾以下尤須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不

幾於謹外忽內者歟至孟子論養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焉在其爲交相養耶說者謂敬義只是一事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又云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其於前聖之旨果足以互相發明否也夫學不本於身心則無以崇德廣業而況千聖傳授要旨可忽而不求耶幸相與講明之

問朱子有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伯恭少

福急其後忽慨涙歎永釋有中原文獻之傳不知
其覺而能政及平生所以用力者果何所本嘗跡
其立朝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與夫恢復大事治
道體統諸疏將以開物成務至病中日記其繙閱
論著固不以一日懈雖氣候草木亦必謹焉卓然
有任重道遠之意不爲血氣所移而宋史不列之
道學傳何也諸子生長先賢之邦必有以觀其深
者惟公言之毋遜曰不敢
問爲學便要知道否爾則爲氣所勝不能見聖人

之與閩宋儒有陳同父者號爲永康之學嘗考古
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即以國士
奇之因授以大學中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所
以藥之者深矣今跡其詣闕上書陳國家立國之
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
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并言大體三事慷慨激烈
誠有國士之風使其言獲用果能開趙宋數百年
之基否歟史臣稱其志存經濟是矣或又譏其學
失之豪將於學庸之旨未能實踐故不免爲氣所

勝也耶諸生自負奇氣不下同父茲欲約以學庸之旨何者爲要試以沉潛有得者著之于篇

問孔門自脩之道每戒損友凡以貞志進德也姑箴之墟君子多亢言而厲行易知而難狎有古之遺風自宋南渡有劉顔氏者舉進士調溧陽主簿與張南軒講明理學嘗言士以不辱身爲重似有得於自脩之道者至槩其素履舊與韓侂胄歡好豈於匪人之比固未之講耶或云侂胄用事顔謝絕之然則歡好於前而謝絕於後以求不辱其身

可乎夫論人而不覈其實猶辯貌而揮鑑也故與
諸生求辯其實嘗鑑之否也
問太極一圖周子手授二程乎聖不傳之秘實存
於此而二程與門人講論未嘗及此其行狀又云
求之六經而後得焉在其爲得統於周子者耶或
云二程之於周子如横渠之於范文正然則程子
所謂自再見茂叔後如吟風弄月以歸契則所得不
爲淺矣而云不全資於周子可乎諸生於周程授
受必有定說願悉其旨

問論孟二書乃孔孟傳受心法讀論孟而不得之於心則入耳出口即楊雄所謂說鈴也昔人云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將孔孟之所以爲孔孟者固可自書中得來耶備嘗聖賢用心處理會則孔孟之心一也而程子乃謂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至朱子又謂論語當冷看孟子當熟讀豈以聖賢之別而可異用其功歟夫理會孔孟書則孔孟往矣口不能言諸生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恐乎

無點頭時耶并相與發明之

問學莫先於辯志其來尚矣王荆公亦非常人粗行與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俱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究其所趨則大有不同荆公之門多小人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荆公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大師五傳而得王大傅何其粗行相近而所趨相遠一至此耶當時在朝諸人攻

荆公不下數十疏而人主堅不之信豈所言未中其弊耶夫學術邪正決於幾微而世鑒係焉所當遠覽而精察者也其毋諉曰不暇

問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而利害得失之際足以占人所養東甌在南渡時有蔡幼學者試禮部第一文名藉甚孝宗聞之廷試欲寘首列是時外戚用事宰相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劘直無所徇挽卒忤時相抑寘下第今其策具在於內有虛譽惑聽緘默容身并姨子預兵柄數語其意果何

所指歟說者謂幼學雖不同時事苟少貶其說可
立取高第而終不以彼易此何也夫廷策所以贄
之於君也抑不知幼學所以立朝治民果能力行
廷對之言而無愧耶此義利之辯間不容髮又況
科舉得失諸生必備嘗之使身當幼學之時將如
何以對惟自道其實毋隱
問宋儒理學以程朱爲宗永嘉爲浙東極處自宋
以前人文鬱閟至伊洛諸儒倡明斯道其間有師
事伊川爲本州教授啓明中庸之旨於是邑人始

知有伊洛之學以後遞相傳受或得程子正脉或
録伊川語一卷或篤信孝弟之道或講求成已之
學或僞學禁行對策率本師說或隻號不鍾著述
多主近思於是程朱之學徧東甌矣然其造詣淺
深有只為未有根不見他進者有立不住便放了
者其見於師友之品論又何其有遺憾耶及考朱
子同時有陳傳良者師事薛季宣季宣獲事袁漑
漑嘗從伊川學會傳良為中書舍人詔朱子與在
外宮觀極言甚難進易退不敢書行是知推尊朱

子者宋史乃標爲永嘉之學豈於程朱入德之門不可比而同之歟諸生尚友前賢矣於異同純駁之辯不可不愼故願有所聞以審其趨

問士脩於家而揚於天子之庭凡以不負所學也括蒼固多英喆其卓然以文學政事聲南宋者莫過於王誠之跡其立朝輪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當爲自備之筭以待可乘之機又論士大夫趨向之弊幷豫備三說屯田利害至於七曜合軫條七事應詔求言條十事皆剴切時弊可得聞

其詳歟史臣謂誠之訓子以忠孝公廉則其令望于天子之庭者其獨無所本歟夫尚友古人積於一鄉其詳陳之毋徒哆哆然曰古之人云

問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奈跡其事而攷之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矣以桀之暴民欲與之偕亡君乃往爲之臣既不能攺於其德又從而輔其諸侯以放之臣之道當如是乎奈之何使學者志之也孔子教顏淵以四勿爲仁雖仲弓且不得聞而欲緊語之新學小生可乎且學莫先

於立志今志伊學顏則學與志者是其不相謀歟盍辯其所以不然者以對

問人才囿於地氣自古為然括州自晝邑以來策勳名垂竹帛者史不聞見而志決山樓者比比相望有教授子弟不復仕進而時號處士者有以行義見推其於隱遁門人私謚為冲和先生者有不受爵命以所得白雲明月對君者有隱居不仕以發明通鑑綱目行世者豈嵐霧滴衣烟霞滿目若有以錮其習耶每誦高閒凌雲之句庶幾有隱君

子焉而今未之見也將風流之會古今不相及歟若謂盡羅之於科目則今之挽德前脩何其寥邪也試質之諸子其必有定說矣

問文章與時高下匪細故也近見士子爲文胸中原不昭晰筆下強爲點綴補風捉影全不靠實甚或翻爲奇特不可致詰之說彼宋儒所謂竊虛名而事捷徑者曾不有同於今日者邪嘗觀古之論文者或云爲文有三多或云爲文當從三易似矣而洵陽判官乃謂使進士之流讀書精於學問正

原缺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二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傳一

少保胡端敏傳

少保胡公諱世寧字永清別號靜菴杭仁和人也家落莫棄貲產不營慨然思經濟天下弱冠補昌化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有靈芝孤鳳之褒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青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枋其門恥關

謁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閹
國百需蝟集群從怙勢橫甚悉以濮裁之且諷王
曰此
朝廷法即殿下家法其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
國根本其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敢作奸者及請
民間開墾湖田充柴炭撫巡業與之公指畫利害
娓娓乃止在郡屢平抑獄民以不冤其除苛賦清
里甲諸條畫具可為經久之陞南京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帝城多威富能訛是非成敗人公僩
僩然不轍撓西寧侯家訟久滯更九司十三道不
決公一鞫卽得其情案遂判顧金箔者富翁也被
羅織致大辟賴公雪白每過門必稽顙而去機戶
顧讓乾沒官銀累萬祈解罪於公不能干逆瑾愬
下南道問奏者疏出之劾公為枉情後
上直公擬抵出者罪其情文比制率類此兩應
詔求言疏邊務十事幷條勤學問慎輔導廣延納重守
令公用人汰冗費俱探核本原鑿如也然其操果

亢厲人固以是賢之而亦多詆忌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郡陋甚所隸率土官習不庭參至則推心郡夷絕餽獻或他出過其營單騎入坐帳中縱閱騎射乃還子弟應保襲者輒爲任之夷獠帖然孚格於是思明黃文昌羅陽黃景明茗盈李萬榮全茗許榮高瑋皆素桀驁不困甲胄一呼即匍匐堦下惟太平知州李璿貪固跳踉不已乃密檄龍英州趙元瑤拘而執之積禍頓息又建置壺關限隔北寇屹然爲一方巨防至今賴之未幾以母喪解

官民惘惘然不忍失正德七年朋關補寶慶初往
武岡朝岷王聞岷府受詞縶人取其財下諭里老
奉有令旨必并其人送府驗實殺行偽者弗貸以
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急公曰先王初封
校尉遍僉沙衡永寶四府今收回寶慶一府他日
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公
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嘿其直無恨意巨
璫偕鎮守王潤以事至郡搖吻于民難饜公折以
法潤斂手其從人以左道寓郡輙執之恣射平民

者文執之潤衛公最深而循稱公好官云其郡屬糧則繁漫奸不可詰乃類田均糧一色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闔境盡驩曰胡父活我矣踰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東鄉巖谷深阻群盜巢穴其間日肆抄掠為饒信患公遇盤錯益喜截決怙亂如樂庚二陳邦四等悉設計擒馘之其革心如王賽一者至為奏原其死既而遷縣發城經武療饑民妥然安矣公嘗調征桃源擣賊巢調征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衛益府皆冒矢石為士卒先又城

廣昌城南豐城新城迄今不被寇其功竟爲督府所衔不叙會宸濠有叛狀人莫敢言獨痛憂上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寧王自得衛兵威譟日横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廷臣請

勅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君子曰用胡公曲突之謀無患矣而當事者泄泄漫下其章濠恚恨甚賄用事者計欲殺公搆飛言誣爲離間親踈逮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使省歸濠嗾其黨巡浙御

史潘鵬發卒襲公公間行自投桑獄被拷掠無狀
復行江西會勘欵別附他罪於是給舍御史交訟
甚寃不已用事者追人言得減死論謫戍遼東十
四年六月濠舉兵叛都御史王守仁倡義兵俘濠
廷議是役也惟王公逵權掀亂亦惟胡公先幾伐
謀故鷙形潛匿以致於殲滅若斯之亟也特起戍
中為湖廣按察使尋晋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今上更化以忠直受知益展盡底藴無隱首勸
上取大學衍義一書朝夕省覧以光聖德及言内擒江

彬外擒宸濠均當論功昔附宸濠今附江彬均當
論罪武臣如指揮年斌執法受罪內臣如周儀守
正殺身宜一體褒錄以示公平無不讜切當
上心者松潘內外熟番舊爲蜀藩衛後漸背叛止
存東南二路通救援緣守臣弛備南路亦塞乃疏
安撫方略在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事下
兵部議行之芒部隴氏者自其祖父請分設長官
司近者兵備官議不可許又疏隴氏裂地設官雖
稱補役實爲鉤連爭縣犯賊喉襟從之便福曹不

用令臨淮襲職元為諸政所殺人命文服其議請

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乞終養三年

詔議

登寶號廷臣諍論多被杖除名獨江淮幾公免從

家居具孝親保民一疏乞定追崇大禮釋不赦群臣

小過使各陳救焚拯亂之策以成今日急務文言

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事事之皆是老成執禮

一言過當未必事事之皆非

聖明惟天地日月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可也凡數千言

悉不果上既言者欲遷
顯陵于熊山極論遷之利害乞嚴絕險壬君臣協恭惟
任賢保民為務并前疏並進
上嘉納之四年起兵部左侍郎公前謫遼東熟知京東
一帶利病進備邊二十五事復憂時事獻三經講
義引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戒娟嫉尚書惟辟作
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幾
微揆修中群忌皆留中大禮成與知俸辭以在廷
議禮在時在家欲極言治道於後故贊言大禮於

前以疏論定之餘不敢自領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會言者劾公啓告咨之漸遂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部尚書甫三月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尚書尋用齋事覆詔言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公入持大體申明職掌

上疏勸

上務執中之學遇事當喜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至論聽言用人詞嚴義正聞者壯之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設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

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舜絶士
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
上是其言不禁坐臺閱月執政計改公刑部尚書公實
安之於中外諸司結要必究情比法於理不可孰
議懇惻弗但巳大監劉聰與運舟爭道有與援誣
官兵攘其織造貲陷幾二千人抗疏不宜廣追驚
遠近得從寬決至秋聰事敗伏罪而公言益信陳
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兵
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秉政則大學士楊廷和

也土魯番據哈密城挾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縱反間傾九疇當事者有憾於楊彭二公欲乘九疇事連坐之嗾憸人王邦奇聶能遷陳哈密淪陷番達入寇釁起九疇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于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一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乃密疏為彭陳申理

上覺然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貢回子命耶九疇得不死戍邊楊彭亦免于逮七年春有司奏黃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異常公求黜應

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求事俱報可八年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言甘肅之危可慮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糧錢穀無備可慮臣才性不堪再辭不允則陳列兵政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凡十條

詔許從部次第舉之始拜命大臣建議銷兵如潞城之賊留不欲討討者必治其罪公援古權今力辨其非議遂寢職方左郎中數通邊將寵賂無厭且以

重人簽視三司馬公𩥄劾去而夙弊大奸釐剔十五既芊部沙保一支逐官㘯印攻圍畢節議者欲革流官復隴氏之後公言壽政蠧穀二十年今隴勝或非壽子而驟復其土官是階禍也莫若降勅諭川貴各土官賜之定命其芊部原設四長官司能守土安民即不復立府如願立府土流惟彼所欲有一人作亂者三人共滅分其地疏上悖執政意中沮之會土酋番大將牙木蘭率衆来降而土魯番誘尾刺人寇索其羈使且求開貢公言番夷變

詐非由起釁今圖復哈密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
挾我為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之且陳轉危為安
之策甚悉喜功者有所軒輊不盡用其策公又疏
請增武備足邊儲薦吳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
統軍旅
上為起吳將用之他亦付所司議行矣桂冢宰萼詆公
侵官格不用公引疾求去且以任人畜治之要為
上極言之然多違衆求去益力疏三上乃許致仕優賜
輿人月廩未幾再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

稱疾篤猶力贊

上嘉賡嗣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以疾卒壽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公宏才遠慮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典不以禍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卿佐不滿三朞而神采英毅必欲贊臣至理不肯苟且以希寵至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恤宗人之孤獨與人之舊德當酬及鄉先進之裔有流落者雖傾貲助之不吝豈沒而可忽於徃者非耶平生所著有大學衍義補膚見三卷春秋誌疑八

卷讀易私記四卷奏議存稿若干卷滄州退兵事略一卷德安太平實覆雜稿共三卷桃源建昌征豫東鄉撫案共一十卷詩文二卷自叙年譜若干卷

論曰士以直道事人顧不難哉以胡公之忠鯁稽古展蘊期而厲焉將若何而極也然自其為推官挺挺特立而擠之散郎既以是蹶及為郎强果以徇其職而再擠之惡郡則又蹶至逆濠負烋于時在位者悚息避禍矣而公獨首犯之豈其情於保

哲者哉既天悔禍起謫路九死之餘而危言蹇蹇

迄不少挫嚮非

聖明灼知倚任於上而能顯其毅施若此其卓卓難矣

傳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公真其人哉彼揚

已取名聯然使人曉者蓋胡公之細耶

少保唐文襄傳

唐文襄公諱龍字虞佐號漁石浙蘭溪人鄉前進

士鄭聰菴文公祖思洲公並以經行聞思洲生贈

尚書皇贇公聽菴妻以子是生公公在孩鄭夫人

夢獅踞門向日及公生日光射簷人異而傳之幼機神警朗有遠志讀書過目融領稍長遊宗伯章文懿公門得其淵源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鄭城鄭敝甚民戶多流亡公躬勤約多方鳩集時境內久旱徒跣虔禱輒雨次夏又旱再禱再雨流民慕而復業戶口日增舊弊收糧類多賦以羨餘覬令及簿計至京邊輸不給即稱貸歸復從各戶追償之民益困公禁豪猾毋橫征諭簿計官檢羨餘封之齎佐轉諭以是終公任不聞里

徵逋稅者政數徵東土凡沂岱間有滯訟皆赴監司願求決大盜起燕趙跨齊地郯當賊衝公崇城浚濠治戰具集壯丁拒守賊攻城不利奔馬頭集公勒兵追襲之斬首二百餘級越數日賊益衆來報馬頭之役公乘其未定奮擊之復斬首百餘級賊怒糾各部直薄郯公發碗口長柄諸炮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大創而去連帥上其功陞俸二級初公莅郯庾貯麥數斛庫餘銀三兩深以爲憂於是創罪贖積粟麥許貧戶得貸而薄其息積粟麥

三萬八千石銀亦至三千餘兩李之破賊完城以
其積蓄素具云丁堂與公憂鄉民攀號數百里外
建祠歲祀之服除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時奸孽
江彬等導
武廟數出幸公疏乞戒巡遊大畧云念此天下祖宗
得之艱難而今日守之當不易凡騎射畋獵無益
有害一切禁之因斥彬等不臣罪請寘法示戒上
弁鳳朝鳴以罪廢賂嬖倖錢寧規復用公首駁之
寧集滇人在京者舉保矯內批俾襲都將部檄下

公復疏罪狀遂褫其職指揮盧和寧假父也坐殺人律寧囑讞獄者出之且以書致公裂其書竟正和罪九再忤寧弗計也撫臣以滇卒多冒補將竅汰之其帥臣因稽其月給激衆且為變公語撫臣曰滇夷方也以夷治之乃安今因其註人籍撫而肆之猶逾募配矣奈何欲擾之隨諭使給糧衆心乃安其他注措滇人多利賴之江西自己卯宸濠之亂百度蕩弛公以選往按時都御史王公守仁已平濠華璫率都督許泰劉逵循提禁兵久駐省

城挫衂於民恣淫黷公收縛其邏卒禁不得逞疏
請班師如解倒懸先從逆者猶視事如故公以大
義指責之卽日收其印綬列其不忠之罪于
朝知縣劉源清馬津首挫賊鋒而功隱未録御史徐
文華范輅副使胡世寧首發逆而罹重譴皆疏白
之其功獲酬鎮監畢和前在金騰牟利為公所劾
治至是再鎮江西復稔惡公禁之如初和恨甚終
不能中以危禍師旅之後歲荐饑公痛若切膚極
力拯戢條困若狀凡十餘疏

上多下所司施行御史徐岱薦公積心指慮以安地方視王守仁擒濠之功不在其下識者韙之辛巳擢陝西副使提督學校關中士習趨詭異乃新正學書院選士群肄之刻奇靡而約諸理士習丕變有精鑒善別秀艾援自寒畯髫童往往爲名臣元山席文襄素知公及位宗伯與輔臣異同公因鄉試發策論朋黨以諷元山知爲公策數服從之嘉靖丙戌進山西憲使屹風裁事至迎解驛置作徒數百人歲暮饑夜噪而逋有司議越獄罪公曰此饑

寒迫之胥雜皆狴犴囚比取乃笞倡首數人餘悉
縱歸令自齎牒投所由郡縣輸顧直以免衆感泣
輸無後期民有兄仇其弟者誣以刼商布連逮十
一人獄既具公疑贓有婦衣委曲辯析得其情遂
佯執其兄妻給之曰汝夫與叔同盗安得獨生妻
懼訴曰此衣非從盗得妾所常衣也衣之適稱婦
體召其隣驗實誣遂白丁亥入為太僕卿尋擢僉
都御史總漕兼撫廬鳳諸郡漕政年久弊滋公酌
宜脩治擇可經久者條議不憑臆見徐沛新河之

役調山東河南丁夫五萬供餽取給二百里外踰
二時弗績夫多疫死
廷議下公公曰濬舊河而增築其堤自可通漕較之
新工難易百倍卒如公議江北薦災田土蕪曠公
頒誠敞長吏擇耗亂不職者黜罷之驛傳頻冐破
隱佔為奸公立簿要勾稽由日計月由月計季令
季終造報省費約三之一瀕河州縣苦夫役奏省
進奉快舡及入貢夷若使馳驛者供索並從節縮
民計丁養官馬倒失不常積逋至四千餘疋吏急

之不能得又歲供太僕寺備用馬土產不勝任奸
販倍取直別市充額公奏乞暫停官馬俟豐年買
補而輸太僕者折徵民以少紓泗州饑闔境流移
公奏留漕米數千石賑之賴全活者以數十萬計
其他如壽州正陽關歲凶榷商處米備賑通泰二
州之軍糧徵餘丁無田子粒漕卒終歲飛輓又有
軍辦廠辦船料之徵並疏停革嘗奉
勅慮囚有枉抑者十人以輕罪繫者二千六百有奇俱
祇

德意辯釋開府二年威化大行及召為副都御史淮人爭繪像祠焉未幾擢吏部右侍郎尋補左掌揔太宰事值

內殿災諸司例自陳

旨多慰留獨鴻臚太常嘗撼於執政者數人下部欲黜之公曰變果不虛則我公卿當大政者尸其辜彼何與焉乃盡自陳謝力為諸臣解得不罷朝臣有坐論執政屏斥者數十人悉推叙不輙避開國元勳劉基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皆失爵百餘年

一旦並奏復之多公之力壬辰關中饑
詔發帑金以賑又虜酋吉囊擁衆數寇邊
上知公可屬大事拜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
軍務兼理賑濟公馳入關躬歷村落審戸丁差等
須恤奏訓平糶蠲省逋寛私債節用度停勾攝撫
逃移恤老羸收遺棄散糜粥給醫藥禁閉糴十餘
事民得不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
明賞罰一時名將如梁震王効劉文俱拔自麾下
推誠置腹咸樂為用公謂諸鎮曰虜狃中國兵不

出塞故敢陸梁夫先人有奪人之心兵法也以師
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癸巳秋虜犯
鎮遠公督震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甲午春虜犯延
綏時震方援大同公趣震還而檄諸將任傑以兵
遶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虜犯營衛水公
檄嚴兵以俟及傑至邀擊之復斬首七十餘級秋
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安會公下令分布要地使文
迎敵而伏兵其傍比戰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歸
至興武劾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凡三

捷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馬器無筭兵部上公功

曰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

賜封威寧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

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加優典竟為執政

忌者所抑公在四鎮熟地形險阨如指掌故聞警

差籌勦必有功丙申召為刑部尚書初大同卒殺

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殲其黨卒懼為飛

語中之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

正法無以令天下今務姑息餌叛卒罪制臣邊人

益得贓

朝指揮吳源清於是得贓論外戚張延齡以罪繫獄人劉
東山與其徒兼時為奸利至搆聞
兩宮株連貴近吏坐獄不解竟去者數十人公按得其
妄竟抵東山于法
九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放歸者二十
餘人勳臣翊國恃勢欲奪諸司之柄條其務其四
事下刑部公駁奏其妄及
朝審倡勳使欲附比出張寅李昭輩尋公曰殺人死必

如律京尹劉淑相訐執政陰事執政欲寘之死公曰殺人以媚人吾恥之淑相止坐落職由是權貴多不悅戊戌夏以母鄭夫人年八十歲乞終養
上賜給驛歸朝野榮之公既去臺諫僉謂公當及時而用章三十餘上甲辰秋
上亦念公起為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改南京吏部未行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趣令速赴任鄭夫人諭公曰此所謂金革之事義不容辭吾勉偕汝行乙巳春公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制敵在

任將頃來文法少寬故諸邊將往往逮繫或以註
誤閑棄摧落且盡乞
宥諸在繫者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咸思奮
往年防秋不能豫備虜去來若風雨我收保恒後
時故多亡失檄諸邊脩城堡遠斥堠虜至持滿待
之其秋虜果不能入代殺卒歲誘虜入寇公知有
內應密檄宣大二鎮緝奸伐大同王子玄灼者八
人齎捧表文符印旗牌令健卒約虜邊臣緝獲檻
送至京伏法一時服公遠筭太廟成加太子太保

冬十一月大學缺輿論屬公既受
命益感奮以抑僥倖培氣節爲任銓敘義論資望初擇
年深淹滯者敘遷餘以次及非殊勞異能者不得
越次其有所用各聚僚屬共謀之衆謂合然後署
疏以請臺諫建白舉廢棄公疏上四十人皆時譽
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丙午夏四月公病足又數
與執政議不合公曰吾生平鯁特今耄且病復能
亂法徇人耶於是三上章求去言激切
上責以務老忘國奪其官以歸輿出都門二十里卒于

旅舍享年七十後庚戌公次子汝楫舉進士第一
人授翰林脩撰又二年具疏述公前奏及道卒之
狀以明不欺
旨下吏部尚書萬公鏜覆公臨老乞休遂爾殞絕心迹
委疋自明復叙公歷宦有聲稱而軍功尤著
詔復公原職後禮部尚書歐陽公德疏公學有餘矜勳
著邊圉
詔諭祭塟贈少保謚文襄議者謂公無媿云公天性至
孝事篁嶼公甚謹居喪尫毀幾殆友諸弟無間言

其季早世割田分資撫其遺孫捐俸脩先祠振貧
乏視非義之財如避不潔鄉人有敦行義者勸以
禮貌或為文表之歷官所至先風化為不朽業接
人坦夷披肝膽至臨大事決大疑神采英毅屹不
可回尤好奬拔後進或父有宿怨而其子有善則
喜引惟恐弗及學綜群籍洞窺性命與旨構思覃
辭謹嚴典重有左氏先秦之風詩宗盛唐馳騁大
曆以上其隨事建白切事幾類陸宣公世多重之
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要南江西

將府總督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予少時聞父兄論宸濠平後禁兵在境為患兼功罪未明瘡痍未瘳微唐公則民無寧宇矣已切忍識恨無從為之摳衣及侍公銓見閱員缺非善地停筆不忍注側資士旅食候選傷若有所傷至豕雚焰灼烈蓄周閭焉又何其發此語者之仁者必有勇則公之歷歷中外三十餘年於震撼百折而雄挺不撓者非忠愛激發不能自已耶其聲業施于天下福澤徵於後人亦可以信天道矣

少師許文簡傳

許文簡公諱讃字廷美別號松皐河南靈寶人父諱進仕至吏部尚書諡襄毅生八子長曰詔鄉貢士次誥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諡莊敏次即公也次記次詩工部主事次詞鹽運使次誌青城尹次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生奇穎絕人十歲通戴氏經力學强記不煩程督弘治乙卯年方二十三歲舉河南鄉試第五明年成進士補大名府推官廉介挺特獄多平反有惡少夜殺人取其首去

遺其刀於途比曉劉姓者負薪售諸市拾遺刀置薪中邏者見刀有血執以告不勝拷掠遂誣服公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不秘其形跡者乎乃遍榜城市曰劉某殺人已服罪矣有能得死首者徵重賞未幾一人於枯栁樹中得死首以獻公曰殺人者汝也其人色變即吐因爭姦謀殺之負薪者獲釋方士以妖言誣伲家詞連開州民李志旁引十餘人公曰志且寃矣又濫及其他乎歎弗捕方士竟坐誣死文家口貿易區迂貧民資之爲生有

豪右植屋數百楹以專其利訐逐貧民公力陳監司撤之民得不徙公暇聚秀造親為構校以是科自倍前時壬戌徵拜陝西道監察御史尋以疾歸正德丙寅復蒞道戊辰襄毅公為大宰以例改翰林院編脩值閹豎劉瑾竊柄銜襄毅不已附矯詔罷其職調莊敏判全州公亦調尹臨淄尋丁襄毅憂庚午瑾誅起復陞浙江僉事孝豐寇湯九嘯聚犯邑城公以計擒元兇反側底定戊寅陞副使巡視海道會江右宸濠反兩浙戒嚴公募丁壯扼險

要待之民恃無恐未幾改山西提學校士必面授
題意以驗其所蘊試畢進諸生於庭下諭
朝廷所以作養求才及士子讀書明理致用之要於大
倫有玷者文雖高等黜之不惜凡有請託必明言
責之曰父兄教子弟須期遠大事業今為子弟請
託何以望其成人云晉士習為之一變辛巳陞四
川叅政酉陽土酋構兵累歲不能平公往出數語
折之二酋俯首歎服嘉靖癸未陞四川按察使凋
重囚滯繫相枕剖析以情脫死籍凡數十人爭繪

像以祀有王親兵馬某姓者豪横害人竟置之於法甲申陞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浙賦繁事冗吏胥善爲奸市公摘其尤者四十餘人黜革發戍有差一應織造顏料悉發銀府縣擇大戶給領限完不由本司其府縣申報文移註為號數循序散給於是杭人有許不鮮担之謡丁亥召為光祿卿瀕行以羨銀三千兩付汪公鋐汪私嘆不已至比之於錫公四知未幾陞刑部右侍郎尋為左訓司屬詳律例於說堂時有未合者輒指駁其事時勳貴

郭勛情罪擅執禁邊官取充戍人犯下法司議尚書
高出受錢被科劾致仕敕公署印會同三法司再
訊僉奏金輅孫鐸聞
旨不許用刑追認黨勛肆無忌公上疏曰明法所以重
王章伸天討也今
聖明在上姦猾乃敢欺玩如此不惟臣等無顏亦於
國體有損也
皇上垂鑒容臣等照常用刑平心追究
上特允之獄乃成據勛貪祿米三之一并追其贓餘論如

律寻以公代尚書任適乃伐風熾數起大獄如總旗相虎等奏太監張永弟指揮張容交結輔臣遂蓊楊公潛通賄賂軍人李福奏太監崔文姪都司崔昂驅騙商賈大壞鹽法舍餘羅佑奏張禄交通内臣陳德范杲周用等混賴没官財物及訪獲勳衛徐光祀威力制人生員張紳冒薦大臣監生錢瀚妄議朝政公悉據法讞之不少徇錦衣指揮施恭與弟欽倚太監寧霦勢擅籍富商袁英家貲且掘其墳墓英詣

關訴寃父弗伸尋冤死上遣妻張氏再訴帝遣覔關
節公厲言責之按論施恭等如例發遣抵徒章原
李紏挾詐張皇親不遂奏張校斷萬壽山龍脉諸
違法事及奏內閣并部署官員數十人皆受張贓
計數萬公辯暂其贓諸臣賴焉庚寅改户部會諸
省類報災傷公奏議救荒便宜因條塩法在减價
革勸罰量地免搭配以寬報邊之商餘塩不過正
數亦尚免其附帶以制餘塩之濫其屯田之壞由
武備廢弛以致夷虜蹂踐坐視拋荒甚或㭊籍混

猾勢要侵占乞責成巡撫整頓及論內府供億海
户冒濫宗室祿米十餘事俱報可御史郭弘化疏
請止採珠公具覆以憂天變憫民窮廣
聖心乞
俯從其請太監奏各馬房香火地土不敷供支乞照舊
增添四十頃公指摘宿弊積弊請
旨戒飭竟未增一畝時建言者題准有司積穀以多寡
定賢否公論積穀者即預備倉之事不宜於預備
倉外又立積穀之名若不問有無罪犯以科罰足

數為賢是利民未得先以滋病乞行有司將見在
贓罰引錢稅課無礙銀兩糴穀備賑毋一切為侵
漁計
上嘉納焉壬辰以二品一考廕子與為國子生甲午莊
敏卒毋髙太夫人遘危疾公乞終養弗許特令馳
驛歸省尋丁太夫人憂是歲太宰缺
上虛公特虛以待丙申
詔改吏部尚書俟終制供職盖異恩也服闋公始至視
事丁酉二品兩考加太子太保己亥加少保

車駕巡狩承天公扈從舁以推恩進柱國贈三代公

入部以來念襄毅公掌銓持正不撓稱名吏部深

自喟曰予敢遂塵紛墜先烈耶秉公劑才授任杜

請託抑僥倖雖要人有所軒輊不輒沮却輿論屬

經訐知府孫存張一厚詞連部院撫巡

上震怒行巡按械繫下部院議公執奏若會訖彼會勘

以免人難

上允行之

東宮應設官僚四十餘員有求進者公毅然拒之曰

輔導東宮須端人正士今一講之即是奔競何以充選集衆議僉同乃擬數人推上以是輔臣銜甚會辛丑九廟災公上疏曰古災異策免大臣今廟災策免宜自臣始遂擬旨免公

上曲允致仕意實重公不逾歲復召還公感

上知遇益奮竭因疏銓曹積弊十餘條及防虜四事咸切機宜壬寅銜公者以災異免公侃侃引素以用人圖治爲己任

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忿罪在督撫各令公

考察公私稽輿論擇巡撫腤章龎法及苞苴有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乖風紀并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允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為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前後薦起十餘人善容人過釋私怨或以言佗公如南科給事中曾鈞等以其資深敢言不次叙陞其甄别流品南北各定所宜除目一下人人稱平方面以上或以儀通問舉人監生謁選或由私徑營美缺必當衆發其私竟抑壓示懲每大

計吏治雖憑考語猶跡行覆若官常素守為上官所刺必留之存心險詐于清議雖考無貶詞不曲貸甲辰春考察外官有一二巧宦竊虛稱公欲黜之都院不從公指而言曰今為公等留此人異日害人誤國陷善類雖悔無及後果如公言尋以一品再考進兼太子太傅

上歷試公知可大用

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與少師分宜嚴公同心翊

賛恩致太平乙巳

太廟完進少傅歲久銜公者復起柄政意欲擢敘公及
公公嘗以盈滿為懼至是去志益決連疏乞休許
旨令閑住歸至淇縣患足疾家居幾二載歲時及萬壽
節輒令人扶掖北拜且祝戊申七月疾亟呼諸子
弟曰吾父子兄弟世受
國恩列上卿無可圖報今已矣爾曹毋作惡忝先人
且無厚葬以重吾過遂卒壽七十有六訃聞贈少
師謚文簡公性醇厚與物無忤及當大事決大疑
卓有定識屹不可奪在位讀廷試卷者四

郊廟祭告山陵從幸妃嬪冊立數受
錫賚寵數出諸臣上而抑抑謹畏不失尺寸子僕秖嚴
訓閑門息竇無敢以私入僕從穿兩截布衣如農
家狀故士夫羨公家法不釋曾掌吏部諭公弃用
人不憑臆決毋遺起復考滿入覲官見各令薦舉
所知其薦同者注録於心不拘流迹輒推用之初
聖駕南衛選科道禮以推官起復待銓充寧皆薦禮年
資可與公欸之此期禮不赴考寿夫補原官選司
以告公曰奇以風奔競者矣宜成之即補寧國府

推亦半載首與行取以憂歸公嘆曰天何不玉成此子耶後吏部主事有缺例用江西人公需遲四五月俟禮起復謁堂之日即擬補毋見輒以遠到挹獎真心懇切溢於言表以禮之薦拙寡援而勞公注念若此則公之以人事上於此亦可以槩其萬一云平素寡欲少疾於古稀之年猶燈下作細楷政暇閱經史典籍至老無倦所著有松皐集諸史私論五經題義臆言諸曹奏議凡若干卷

論曰

國朝父子秉鈞衡惟河南許氏大宰襄毅公雄挺忠亮蓄猷愈礪數績著中外載在國史天垂繁祉於嗣人俾司徒司馬先後接起而文簡公由太宰位鼎鉉持衡如水使天下陰被其澤以培丕丕之基是何其敷英會秀若是其夐異耶宋人稱河南呂氏三世相繼為名德故雲仍聯綬與宋終始今文簡光紹襄毅名德格天其奕世彌昌豈後呂氏也哉

陽明先生傳

先生姓王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南京吏部
尚書海日公華之子也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至
江西成婚于外舅諸養和官舍因謁婁一齋知聖
學宗旨由此毅然有學聖志弘治壬子中浙江鄉
試己未登進士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役夫以什伍之法馭之暇即
演八陣圖識者知其有遠略嘗夢威寧授以寶劍
及竣事其家出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時有慧
星及韃虜猖獗上疏論時政極剴切明年授刑部

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回部日事案牘夜必誦五經及先秦兩漢書文益工尋移病歸越卽陽明洞闢書屋究仙經秘奥甲子聘考山東鄉試因出復授武庫司主事正德改元逆瑾竊柄差官校至南京繫給事中戴銑等下獄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為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學道遇異人戒之深然其言遂赴龍場始至夷叢棘間夷俗崇蠱毒先生卜不恊於是

日親徃以所居陰濕不可久相與伐木為驛樓及屋乃扁為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時瑾毒未已先生於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乃為石槨自誓曰吾今惟俟命有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默坐求諸靜一忽一夕大悟終夜不寐嗣後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因著五經臆說時席公書官貴陽稱聖學復睹從游者衆庚午陞知廬陵乃稽制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囹圄清靜是冬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與甘泉湛公

若水等訂共學之盟冢宰楊公一清慕之改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進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值留垌多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隨方而答必暢本原恒語諸生曰不患外面言謗惟患諸生以身謗拳拳以孝弟禮讓為貴即閭閻小覧咸歆豔嚮慕思有所表則欲殊於俗滁水之上洋洋如也又因寺址距滁城三里僅帶敞埜令軍民於馬場隙地自置房居住設總小甲聯之諭丁巡警及流賊蝟起復即滁城涅

任

寺改為寺倉建官廳一所而舉畫所遺莫非遠慮
甲戌改南鴻臚開迎佛骨欲納約自牖勸為聖學
不果上因子南贛多事以薦陞左僉都御史撫鎮
適龍南賊糾龍川浰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熾
乃檄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各鄉村徑路多張疑兵
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擄又知在官諸役人與賊通
每令陰陽擇日或卜巳吉而不用或令厲兵舉食
待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乃潛帥官兵從徑
道擒之斬俘無算餘黨奔象湖山拒守節佯言犒

軍倏秋再舉使賊預備乘廣東左轄郡責之任例
發兵護送選精兵當先潛以重兵繼後期還日度
夜半三路直奪隘口所發奇兵復從間道突登斬
俘又無算尋分兵攻破可塘洞長富村等巢穴三
十餘處遂直搗古林栢林台𡊨村赤石岩大重坑
苦宅溪洋竹洞三角湖等巢俱平嘗疏申明賞罰
因請便宜行事不報會廣東剎頭等處劇賊池大
鬢等與桂陽昌樂等賊相聯剽掠三省該兵備等
官請調狼兵夾勦先生上疏論狼兵不減於盜轉

輸重困於民請給旗牌期於成功又請設清平縣治及疏通鹽法以足兵食偽密授方畧擒賊陳曰能等梟其巢穴斬獲無算後疏言三省交剿方畧兵書王公瓊奏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及前請旗牌便宜行事俱報可值汀州左溪賊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硐賊酋雷鳴聽等相結盤據千里難拔乃議橫水左溪諸巢為賊腹心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乃帥兵由各

道出其不意直擣横水未至賊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立堠示以久屯之形復分帥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鐮由間道攀崖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遂現賊張立旗幟斬茅為數千竈伏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比黎明兵進至十八面隘賊驟聞之棄險西奔又預帥壯士數千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衆木礧石我兵乘勝來援賊巢遂進攻左溪擒斬又無算尋乘勝進攻桶岡乃先使人諭以禍福許縱游獲賊鍾景

總入賊營期望日早於鎮寔龍安務除陰使知府伍
文定等乘夜各至分地據險四攻賊敗走桶岡諸
巢悉平既乃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兩
月之間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得斬六千
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池大鬢等聞之懼遣弟仲安
等投降意在緩兵為戰守計乃瑒許之使人至賊
所勞各酋以察其變而陰圖之及還贛張樂享將
士下令散兵歸農示不復用大鬢乃率麾下四十
人詣贛先生使人撫大鬢已就道各檄屬縣勒兵

分哨候發又令舊官設羊酒日犒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拜節復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告狀訊鞫皆伏罪夜督發各縣兵期初七日同時入巢諸哨兵皆徑道入先生自率兵直搗下浰頭巢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若奔潰者乘暮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黨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賊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先生度其必潰預令各哨

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遁指揮邀擊之前後擒斬又無筭餘黨從惡未久勢窮投招乃遣官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遂相視險易立縣設隘留兵防守而歸嶺人家肖像歲時祭禱始上疏乞休不允又以龍川諸處接連閩廣撫而守之足控諸賊遂請建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賊首龔福全等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合剿捷報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隨因奏平廣賊加陞本衛副千戶先生在贛雖軍旅擾擾

而講學不廢贛人初與賊通乃立保甲十家牌法
及鄉約教之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戶
曉而贛俗丕變時宸濠謀不軌令舉人劉養正說
從學先生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使門人冀
元亨與濠講學以察其微元亨至語不合濠遣還
密使人殺之不果於是先生以六月九日往福建
勘事至豐城界知縣顧佖具言濠反狀時正夏南
風方盛欲南至吉安則風逆聞濠亦發千餘人來
追為密禱舟中誓死圖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

不肯行乃識其異遂發舟薄暮覓小漁舫微服作
緯夫下舡急去留麾下一人服冠服在舟中既濠
兵艤舟追不及及行至中途恐其速出爲間諜假
奉
朝廷咨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
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奉咨旨命將出師暗伏要
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與數
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之所飛報竊發皆期
將公文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僞太師李士

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即怒令牽之上岸處斬
已故縱之令其奔報濠獲偵人於袷衣絮中搜得
公文遂疑不敢即發及至吉安撫慰軍民兩上疏
報宸濠謀反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等狀請
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仍督知府伍文定等調集義
勇會計軍需造作器械戰舡又密使劉養正家屬
及平日與濠往來鄉官陰致附意以緩其出調度
已定乃檄遠近暴濠罪惡於是濠覺為先生所欺
引兵而出聲言取南京留萬餘屬腹心宗室守江

西省城先生採知其出促各府兵分進克復省城以奪其巢穴仍撫定居民釋散其協從遂分兵四路躡濠後時濠攻安慶未下聞克江西遂解圍回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趨安慶先生以九江南康皆為賊據而省城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闘南昌之兵絕我糧道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并力破南昌矣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可以

坐擒旣而果如其揣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
斂兵入城以待援至先生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
惰歸要迎擊衆將不戰自潰所謂攻瑕則堅者
瑕矣未幾濠先使精悍從間道欲攻取省城與我
兵遇戰失利先生怒甚取伍文定等首以軍法從
事衆懇免俟圖後效明日力戰破之又四面張疑
設伏幷往來湖上以誘賊兵從後橫擊貫中遂乘
勢大破之奔走十餘里翌日賊幷力挑戰我兵少
郤先生急令斬取先郤者頭督兵並進砲及濠舟

賊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銀募死士乃以
火攻之火及濠副舟遂執濠并逆黨復分路剿餘
賊毋令逸入他境爲患凡浮逆黨止及本身族屬
多原之衆服其仁至義盡得聖賢之道云初濠以
賄結
朝廷左右自輔臣以下皆有交賄實跡記于籍先生
得於其宮中悉焚之其擁惡安人如此及孫公燧
許公逵被濠害棄其屍首乃具衣棺槨斂之又
奏保其忠節皆獲卹典既擒執逆濠等欵令人献

仔慮餘黨竊發欲親解赴
闕因廷差安邊伯許泰平虜伯江彬右都督劉翬太監
張忠張永魏彬體勘濠等反逆事情往江西征討
至中途聞濠已擒討欲奪功密請
武宗親征在廷大臣皆不諫臣僚皆力諫不聽有被杖
而死者既江彬等先領兵入城中誣先生始同濠
反因見天兵猝臨始擒濠脫罪欲幷擒先生冬為
已功先生托疾不出為餉以銀犒京邊官軍以慰
勞之有疾者為之醫藥死者為之棺殮又親自行

撫衆心皆悅及度其無可為出見彬輩彼各諭以
武宗親征之意欲將濠置城中待
駕至列陣重擒之以為功先生語之曰逆黨潛伏尚
多萬一蹉跌事變不可救矣即將濠交付彬輩辭
不受欲見
武宗又行將止之遂托疾不出張永暮夜來訪語衆人
欲功之意先生備告之永始私與衆語甚忠以陰
㒹其謀彬等訪原寧知交長家屬殺之以為功又
揑誣冀元亨誣以同反遂引兵至南京候

駕先生具疏止親征將濠等督解赴
闕至浙江知彬輩又至武林節請浙江三司面交付彼
轉解彬等欲誣先生弄爲己功賴永備言其忠於
上誣不行仍命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值兵殘之
餘人民凋敝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爲之
賑恤撫定又奏免百姓租稅及將城中沒官房屋
皆改爲公廨又以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
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估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
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

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司庫用備緩急遭逢
今上登極召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封新建伯
錄前職累疏乞晉恩報效諸臣嘉靖改元丁父憂
服闋例起復當路忌之六載不召六年廣西思恩
田州二府土官岑猛搆亂不得已起總制軍務同
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舉尚書胡世寧
李承勛自代不允又令鏌致仕督趨任沿途訪士
民皆言岑猛父子固可誅然由諸人不能推誠撫
綏以致之建議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

十與夫二十四毀之弊至南寧下令撤調戍兵湖
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卸歸仍分留南寧賓州解
甲待發思恩府土目盧蘇王受等聞防兵盡撤遣
頭目黃富等投生卽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生路
蘇受等囚首自縛赴軍門先生下蘇受各令杖一
百衆合詞請命乃觧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是
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
於是衆皆扣首隨撫定餘衆莫不死誓乞殺賊立

功贖罪先生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既來投
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宜速歸家修復生理待爾
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衆又感泣歡呼遂委布政
林富等分投安插督令各歸服業既而上疏處置
平復地方以圖久安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
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窮山僻壤或有
隱情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因以所處
之道詢諸其長目并父老子弟皆以為善然後請
田州仍立岑氏後為土官知州以順夷情特設流

官知府以制夷勢分設土官巡撿以散夷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為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設土官又撥視斷藤峽諸處猺賊盤亘三百餘里流刼郡縣鄉村累奏屢征不服乃檄官兵掩其不備四面攻圍大破賊寨乘勝復攻破油碌石壁大俘殆盡先生隨以八寨之城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以三里設縣迭相刻講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制蓋南

册衛舊衙在廣西極邊之地於是移築於周安堡以阻扼其衝則郴慶之賊不必征剿皆得服化思恩舊治在寨城山內乃移出荒田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之復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廨宇處之思恩又於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并增築守鎭城堡於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擇委智勇官一員量任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又令參將兵備等官不時親至其地經理振作賊勢自摧及將思田

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眾所信服者管之鄧

請定奪降

勅差行人馮恩褒贇之先是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情至

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乃呀

然登廟禮拜如夢中詩且嘆人生行止不偶其疏

乞骸骨至南康縣屬纊而逝享年五十有七所過

江西地方無不撫棺慟哭而去及訃聞于朝忌者

媒詆遂剏世襲伯爵并常行卹典贈諡皆不虞望

令人以爲恨先生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必喜俠長工詞章壯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所在提挈良知訓迪後學惟恐弗及以所得發爲言詞不沿襲舊聞取自心匠動可爲經及戡定禍亂運籌制勝人莫能測其機而成功弗居潛折羣邪不能肆動加害皆由養盛自致非隨世就功名者所能窺其萬一大宗伯歐陽文莊公稱其道本自得篤實輝光故其建功業作俊乂化奸頑洽黎旷者真誠惻怛不顯而彰

人以為觀其深云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今盛行於世

論曰自伊洛關閩響絕天下沉溺於俗學久矣天賦先生以剛明之資足以任重又磨礱於顛沛之餘使之潛心靜一灼然有悟夫良知之本體不假外求而推以覺人如照皎月於中霄是以斯道之任寄之不徒欲用清時而已世徒見先生文章節義功業震赫一時以為難及不知道利天下不過試十一於百千爾詎足以盡其大哉聊誦遺言而心

辭因將俟百世而不惑者矣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二終